

詩經大全

二

鄭風
鄘一衛風
王風

特別
12
16
22



門 12
詩 16
卷 22

葉太史案補古今天方詩經大全卷之三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兩髦夾角，為飾髮夾于腦蓋之四傍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汎徒坎反 髦音毛髮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他他湯河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天只不諒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音信廣韻注曰髮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角髮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蓋指共伯也孔氏曰夾角故兩髦也士既殯而脫

真歌
白先進也說文云
象人頭念腦蓋
髮意柏舟有
帝在髮與
有帝匹



髮 徒果切 髮

於死三日脫之服閼又著之共伯僖侯世子名
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須氏曰
內則注云髮象幼時髮貌生三月剪髮為髻男角
女羈夾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髮
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我共姜自
用一帶連雙髻橫額上之是也髮音朶我共姜自
裁也釋文曰共伯之妻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
只助語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
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
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
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
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
父意耳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
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
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

職

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

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守義故以首廟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
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孔叢子曰於柏舟見
無託者可以再嫁否程子曰或問有孤孀貧窮
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西山真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論可
爲節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淫風流

か

上三百身不可言
下推其所以不可言
之意

看以下
深上曰

而由其美特立之節真可謂過人欲之橫流
矣讀此詩者豈不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乎

牆有次不可歸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

可道也言其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入本草曰

積材木也東萊曰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邵注云

舍之交構材木也當從應願說蓋閭內隱道言醜

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

宣姜孔氏曰左傳聞公二年曰惠公之即位也少

公之長庶也桓許穆夫八服度云昭伯宣故詩人作
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
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

所可詳也言其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
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言其厚也

齊人使怡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

湯

長言虛言合格
月宜

沃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慶源輔氏曰楊氏之凡聖人所錄淫亂之詩其意蓋不獨為此篇發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如此即先王為新臺之有泚百失身於公于頑而為中君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于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耳以其身處于汚穢而不辭則亦

無復羞愧悔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

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緇如髮為之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于首笄衡笄也重子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盧氏曰統

有章這季夫人德服之相稱以刺之下三章是詳宜也服者各章刺之一章謂自三河錄三下章錄若不見刺亦玩其詞也

詩經卷之三

是德

言經卦卷三

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續縛功之言
 之而屬於統懸之兩耳縛音篆同卷也
 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飾之以六委委佗佗
 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
 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
 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
 其象服。居尊位而服盛服也。乃今宣姜之不善
 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胥鬢也。
 也。玉之瑱也。象之掃也。楊且之皙也。胡然

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胡然。言曰是髮異之詞。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
 畫之。以為飾也。羽。氏曰翟雉名彩。畫為飾不用真
 西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綸。翟。鄭氏云江淮而
 則畫綸雉衛侯爵夫人服綸翟。鬢黑也。如雲言
 多而美也。胥索也。鬢髮被鬢也。人少髮則以鬢益
 之。髮自美則不索於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
 骨也。掃所以摘剔髮也。華谷嚴氏曰掃所以楊眉
 上廣也。且助語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
 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廣源輔氏曰
 而言玼兮玼兮者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髮髮如
 雲不胥鬢也。言質之美也。足乎已者無待于外也。
 王之瑱也。象之掃也。言飾之美也。楊且之皙也。言

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是豈可

○瓊兮瓊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絺是繼祥

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

賦也瓊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現於君及見賓
客之服也毛氏曰展衣宜白禮記作檀音戰蒙覆
也絢絺絺之覺覺者當暑之服也孔氏曰高之精
靡者絢也言細繼祥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絺而為
而縷縷縷音履

之繼祥所以自歛餘也或曰蒙謂加絺絺於藝
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梁子曰先着裏衣表絺
見體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孔氏曰以日視清
眉上之美名因謂眉上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
曰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揚眉目之間荷差傳云
為清顏額用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
美色而無中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
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虞源輔氏

喬曰此衛世族之遺者
喬曰桑中則于其所期亦到
桑中則于其所期亦到

陽

愛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

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
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
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
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懣則不
得其正如此詩之辭益婉而意益深則不
至于失其正矣東萊先生責之問之惜之三
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筆谷嚴氏曰此詩
唯述中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
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諷刺之意盡
見○安成劉氏曰三章皆極言宣姜服飾之固
貌之盛如此玩其辭想其人無德以稱之固
足以尊其瞻視享其安樂苟無其德不幾于
誨淫者乎惟詩人寬厚意在言外故其左言
如此蓋與猗嗟之詩同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

宮叶居王夜

期我乎桑中

矣

不君別舍世時情如之何而不係人深長之恩耶
中叶諸良友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

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名
與蒙或并或別故經直言唐而毛傳言唐
蒙也○本草曰生田野蔓延草木之上唐沫
也書所謂妹邦者也

也書所謂妹邦者也

孔氏曰酒誥注妹邦孟長也

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

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

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

期會迎送如此也

期會迎送如此也

麥叶訖力反

○愛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

詩經大全

國風三卷

宮叶居王

陽

春秋定十五年
左傳疏云
又襄四年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
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白虎通曰麥金也金七
春秋或作姒穀作定七姒公蓋把女夏后氏之後亦
貴族也

詩音韻

○爰采芣苢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
之上矣

陽東

賦也詩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芣者
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
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此
聲猶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
同也桑間濮上之不可止也
上之無人抵行私者皆有心桑中詩雖
肆言無忌然誣上之私者皆有心桑中詩雖
情流蕩無所限節上之私者皆有心桑中詩雖
因政散之故上之私者皆有心桑中詩雖
○鄭氏曰濮水之上有桑間者亡國之音
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
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靡靡之音
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謂也按桑間即

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按成劉氏曰朱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清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鶉音純鶉如鴉自奔奔有常匹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指澤絕傷

興也鶉鶉音屬本草曰鶉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一名也奔奔疆疆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鶉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孔氏曰言鶉則鶉自相隨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曾鶉鶉之不如此而我反以為兄也哉

君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

君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孔氏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公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顧用為稱其君者何哉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

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
 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
 在定之方中之前盧陵彭氏曰陳氏云木必
 後寇生焉聖人存此詩以為戒也因以是說考
 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
 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
 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
 之旨矣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
 左傳至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春秋亂臣賦
 他書是知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而謂史受
 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頤音均
 人垂訓之意也頤音均

東室

角章方室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爰解作於自后目言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
 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晉天
 日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也
 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
 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
 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
 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
 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
 以亥月昏中戌月昏中矣楚宮楚丘之宮也鄭志楚
 河星又以子月昏中矣楚宮楚丘之宮也鄭志楚
 間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
 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孔氏曰

梓

梓 梓切木名
桐梓琴梓
木於切桐桐

以懸置染以懸視因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又泰諸日中之景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
 木望其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率之
 地中央樹入尺之泉以懸正之藥泉同○安成劉
 氏曰彭魯叔云繫柱則其柱正矣柱有角四
 垂以入繩也又轉筵盈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
 指西則東識日景正就其中屈之則南亦可正也
 其端午則東西正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亦可正
 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
 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慶源輔氏曰古人之作
 室上順天之時不正
 方而不敢苟也
 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以協韻耳榛
 如小栗栗樹高二三丈花青黃色實有二
 房彙大者中子三五小者子唯言有青桐梓實桐
 皮桐梧桐也○韋谷嚴氏曰陸晚言有青桐梓實桐
 有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本草注曰桐
 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斷琴菓三枝開白花不結子

子一種在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梓揪之
 疎理白色而生子者菓本草注曰梓似桐而漆木有
 液黏念平黑可飾器物○本草注曰漆樹高二三丈
 砍其皮開以竹筒承四木皆琴瑟之材也○韋谷嚴
 氏曰琴瑟可備籩實梓漆可爰於也○衛
 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
 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
 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
 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華陽范氏曰此詩美其新
 其所慎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於初年之計莫如
 早計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章上四句言其計
 時地利之宜下三句言其有久遠預備之計所謂
 悅之美之者皆追述其事如此也

詩經卷之九

大雅公刊詩云雋公刊
既長既景既圖
高頌玄鳥云來假祈
上景自維河注云晉
景山名有所都也云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

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虜故城也風氏曰故墟高可望猶傳公二楚
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傳與辟書百攷曰
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音山
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
察其土宜也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
交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
丘在冀河之東交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
土之野乎爾氏曰交地允信臧善也○此章本
宜桑如桑間濮上可驗也

其始之望

景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
考口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
復定其宮室之方也觀以細察其土宜降卜之宜土地既善然後稽之卜
○東萊呂氏曰望楚丘于旁邑審其高下所依
觀以細察其土宜降卜之宜土地既善然後稽之卜
筮文公既以相土地之宜矣故其後曰卜云其
吉○曰山林氏曰將遷國必考之小如綿詩曰爰
契我龜楚丘之遷亦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
也爾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志不得其所言也○長樂劉
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慶源輔氏曰
既正其方面也又覽其形勢也又察其土宜也人
事盡矣然後卜之則始
之吉而終之臧宜矣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

三章年
三章年
三章年

倌音官

說始說及

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牝三千

賦也靈善愛落也信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
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駮○言方
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
晨起駕車亟往而勞音去勸之臨川王氏曰上章
是言其政事蓋人君先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
可以施政事云○朱子曰右人戴星而出戴星而
入必是身而勞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
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
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
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晉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

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
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
易淺薄者之所能致也
以對今言駮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
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慶源輔
章乃要其後日之終而言觀其始之經營者如此
其備維之勤勞於民者如此其勤則其終之善與
富亦宜矣○盧陵曹氏曰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
也文公之能動於農桑者此心也所以致牝馬之
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
人戰於葵音黃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
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

周公三

公是年卒立其弟熒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立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

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

初者多矣既渡其河然後卒章則叙其動勞以

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

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

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

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立則

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城楚則

丘未城之先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

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

要其終也

支
三章分上喻其處而刺其
味如烟之而下指其欲
而刺其身守之正

蝥蝥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第
蝥丁計反蝥都勳反
遠于萬反
遠文每兄弟者
行不禮而終行遠者今遠者不無

比也蝥蝥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

孔氏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口虹暗者為雌日蜺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詩之托物如此

莫音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

安成劉氏曰虹在東者

淫奔之詩言蝥蝥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

此刺

可不顧此而冒行乎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當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承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

父母

比也濟升也周禮十輝音九曰濟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春官注祗祗掌十輝之法旁之光氣一曰侵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鑄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冠理五日過閭日月合六曰青日月無光七日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想雜氣有似可形像山在日上九曰濟虹也十日想雜氣有似可形像

○崇終也從且

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南軒張氏曰蝦蟇見則雨止初無東西疑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慶源輔氏曰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蓋理所不容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叶旆等女化制欲者理之思遠也今懷昏姻而已身信表于外而志守身信從之也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

真

三

歌

未禮有節者
今則得之至
不伴死者

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

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

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

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

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臨川王氏

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慶源輔氏曰男女

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

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

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

乎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以亦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必止所以為止者

俟俟音始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叶端端反

死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若止禮法
動靜

若止禮法
動靜

寺亞大
國風

相鼠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每章章末甚疾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以皮與儀以齒與止以體與禮亦有輕重也又曰螻蛄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流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不作故其辭意比他詩特為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華谷飛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東萊呂氏曰相鼠用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蓋溺于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

首而建之車後也○孔氏曰注旄干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駮凡四馬以載之也○董氏曰馬在車中旄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旄旄以見賢者耳謂卿大夫建旄而來親浚之郊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下賢者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舊曰旗之正幅曰旌
游蓋其末至者

屋
旌之註之旗之註
旌之註之旗之註

賦也。旗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
旒。由旒下屬燭綵。音衫。旗之旒也。○孔氏曰。旗亦
旒。綵言旗則皆昼鳥隼也。考工記曰。鳥隼為旗。
有旒。旒。旒。則皆昼鳥隼也。考工記曰。鳥隼為旗。
象。隼。火。蓋。昼。朱。鳥。及。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
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

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
孔氏曰。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旌上。則干之上。有旌。
有羽。又爾雅注。旌首曰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
旌。則干旌。干旌。一也。

多憂思者蓋得嗚呼又
備救之知五誰極之對致
云京國滅亡在理亦尚信
當救故曰有道

馬極其盛而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韻耳。亦
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干旌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
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
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
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
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安成
○衛俗淫亂。無礼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
上下。蓋嘗溺于三者之中。而不知矣。逮其滅
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又有
竦之刺。無礼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

香曰此言此意事

尤

看章序不其憂是
出而在遠時言言表
序及時言言言言
時言言言言言言
而欲言言言言言
許言言言言言

于旄之詩非文公
之更化何以臻此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
若對弔死曰弔
則弔生曰唁
行曰跋
驅而歸將以唁
與文公時歟
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

尤

既不敢嘉不能旋及視爾不臧我思不
遠既不敢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
閱

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耳
慶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夫人既歸而許之
大夫何乃追之干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夫許大
夫亡既請于穆公而公欲行之時乎想夫人傷宗國
及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于穆公而止之耳夫
夫告人見其大為憂則夫人之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不可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人之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倉卒而行焉要知其初必竟不能自止故其於義有
而自克為
可取耳

詩經大雅 國風 卷之九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闕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臨川王氏曰宗廟顛覆變之大如此然後盡於人心者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思非先王之澤誠能使人如此○慶源輔氏曰使許穆夫夫人知人以已為不善而不善而竟為之則不能從欲者也知人以已為不善雖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已則是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蠶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釋且狂未二句 姜人之詞

多思憂者蓋居時而不
備救之如下誰因誰極之
故云京國既在理又當
當救故曰有蠶

賦也偏高曰阿丘蠶貝母主療齲結之疾善懷多憂患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溝洫志曰引洛水至商頰下岸善崩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蠶以療齲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耳許人守禮非釋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耳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釋且狂哉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

芄蒲紅反

芄叶說力反 芄苦貢反

芄叶

極大夫君子無殺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殺
所之

賦也荒荒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
子之因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極至
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
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荒荒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
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
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華谷茂氏曰味詩意夫
歸言為詞耳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
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一

輔氏曰蓋欲其察我之情而憐我之志耳○豐城
朱氏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乎禮
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忍
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獨且柰之何哉宜其思之
也至切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見閔公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

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

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

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

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主制禮父母

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

赴焉義重於亡故也華谷茂氏曰首章婉而

淇竹之生
可遇與武
德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衛一之五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言也三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情欲控
于大邦而求其能救衛者此至哀至切之情
也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宋子曰載
得又曰聖人錄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
載馳于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
於是可頌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
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慶源輔氏
其女如許穆夫人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
是是女何所觀法哉亦自強于為善耳以是知
人能自強於世不能亂也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

終不可諉兮

與也淇水名與隈音也○爾雅曰涯內為與外為隈
地之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
也漢志武帝塞瓠子中央河新柴少乃下淇園之竹
以爲棧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捷
捷音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
貌也君子指武公也○孔氏曰武公治骨角者既切
以刀斧而復磋以鑿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樞鑿而
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飾有進而無已也○爾雅

○君有匪君子○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使○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益致其○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精也○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
 問自脩之進益也○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美盛興武公道學自脩之進益也○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
 矣○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
 脩也○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復講習討論以求之功又曰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
 治○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
 抑之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問
 大學傳引此詩而以道學自脩什之與論語子貢

所引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
 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同也○
 是講究純熟道事物之理遂以切而析有倫有序
 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累磨所以切而析又磋琢是克
 那寸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磨又磨至瑟兮個兮者
 大之貌恂慄戰懼也威儀也武毅貌赫兮咺兮者
 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恂慄有
 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能忘也○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極而忘也○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而旨意詳以解
 讀愈有意味此方謂之善說詩蓋後之意詳於訓
 詳于訓則則或畧於旨意泥於旨意則或遺于訓
 旨意兩皆極其至也

青子十反

秀音秀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克耳琇

瑩會弁如星慧今儻今赫今啞今有匪君

子終不可諉兮

與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克耳瑱音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王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王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結王為飾謂之綦武公諸侯則王用三采而綦飾七也
○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此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也
安成劉氏曰此釋下四句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

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

興也簣棧聲上也禮記檀弓注曰簣竹之密比去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
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砥琢磨此論道德之成如已成之器故言圭璧金錫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輻倚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
古者車箱長

有
重較
公可
武公
重軒

輅
又車
輅
又車

詩經卷之三

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分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
 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
 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善戲謔
 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其樂易
 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程子曰言其樂易
 於過是不為虐也震源轉氏曰寬廣而自如則
 無勉強之意和易而中節則有從容自得之意非
 盛德者不也○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
 能如此也氏曰此
 釋上句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安成
 五句而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
 下四句釋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
 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
 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
安成劉氏曰綠竹自始生猶穉以至盛多如簣則
 成其生矣武公由學問自猶如金錫之出於鍛鍊
 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矣興之取於鍛鍊
 此若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

而不為虐和易而必有節也所以能然者由其
 之全備也○定字陳氏曰充耳會弁則以德之稱
 其服言重較則以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
 德之稱其車言也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
 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
 謂也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
 廢逞肅肅不廢○止齋陳氏曰古人張弛屏不
 有所縱也○安成劉氏曰前章瑟調赫張之時
 也此章寬綽戲
 謹弛之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徹于國曰自
 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讀為
 抑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

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
 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
 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問武公進德成
 見一章言如切如磋琢磨則學問自精而
 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則盛有諸中而
 諸深粹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
 純深粹也二章言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
 之辭第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
 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群臣
 使進學問之樂也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進脩卒章所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精純者
 章而觀之進所以能是鍛鍊其德之精純者
 由其表裏之相符合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
 而威嚴而和易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
 為德之盛也如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

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
 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
 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
 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
 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
 誓其不忘此樂也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
 在澗考槃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
 寤寐不忘此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

過
過在不及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輔氏曰退而窮處隘狹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

告
告婦法反

賦也高車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

廣之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邈世之士無悶于世○慶源輔氏曰孔叢子所說深得詩意○豐城朱氏曰賢者隱處于澗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克所守之正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又孰有加于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言獨寐寤言見其無往而不獨樂也

碩人其頌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頌長貌云頌而長兮錦文衣也褰褻也單音也錦衣而加褻焉為其文之大著也

詩經大雅

東宮太子事在
九陰三年

曰裝儀禮作景禮記作綱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
錦衣者沈存中謂裝與綱同是用綱麻織布為之
不知是否○單谷嚴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
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姨之夫曰私邢侯
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眉山蘇氏曰邢
齊○孔氏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東萊諸
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
歷言此者以
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
之姻姬其尊皆同也
○莊姜事見却風綠衣等
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馬之賦碩人即
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
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孔氏曰

先 奇

凡事皆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乎○單谷嚴氏
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
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為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
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
頰似脣反齋齒反

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犀音西螭音秦蛾或波反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
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蛸木蟲之白而長者本草
郭僕云腐木根瓠中子方止潔白而比次
下有之瘦而白瓠瓠中之子方止潔白而比次
整齊也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鄭氏曰螭
蛭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孔氏曰服虔

詩經卷之六

也是牙外之皮膚
頰下之別名也
盼黑白分明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鄭氏曰言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

鑣翟翟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鑣表驕及音標 弗音弗朝直遙反叶直立系反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騶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鑣一名弱汗又曰排沫兩雅謂之鞦魚列反人君以朱纏之也鑣盛也孔氏以朱飾鑣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前婦人車前後設蔽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設障謂之弟因以翟羽為飾

夙早也王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鄭氏曰朝內朝路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鄭氏曰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孔氏曰君出視朝畢乃適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路夫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大夫退然後罷○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與滅滅鱣鮪發

發發奕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

于軌反發補才反發音加奈他覽反揭居謁反孽魚竭反
活古濶反叶白劣反累音孤歲叶許月反鱣鮪連文鮪
揭敷列反

他物草名
蘇身也

俊
交也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
流貌施設也眾魚畧也濊濊畧入水聲也濊濊流
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額下背上腹下皆有
甲大者千餘斤孔氏曰鱣魚體直和行甲無鱗似鱗而小色青黑
陸玑云鱣頭小而尖似鱗肉色味不過七八尺一名鱣亦在額下其甲可以
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
庶士謂媵臣揭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
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直于
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

夫

都七章
奇首章約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憫惜之意而已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
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鄭安明曰黃
氏云綠衣詩言嬖妾之不當借而借碩人詩
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見答○震源輔氏曰
觀脚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
易及而此詩之不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
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
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諱字期字皆和情莊姜每之會也

以定其
結看耳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蚩蚩無知之貌。蓋之謀則不汝之矣。此言之序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布帛之名。賈，買也。釋文曰：賈，絲蓋初夏之時也。頓，立地名。華谷張氏曰：在朝歌。一或為頓，在謂一頓而成也。立，德過也。將，願也。請也。

○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詐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患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

不戒哉。讀先生之說令人惕。有一毫自恕之意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而至于此。

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坳，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蓍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卦，揲凡十八變而成卦。○孔氏曰：兆。

元
次章
悔恨之語

三章傳
婦自棄之意

尚之體謂龜兆筮卦也故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
尚二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
繇也繇音由繇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
而乘詭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
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
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
○安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
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曾謂有淫人之欲決之而
尚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
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
不順之戒此女而不知不有躬無攸利之戒則必各
求正應豈復至則以尔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
於相棄也哉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干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

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班鳩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音鳩也似山雀而小

短尾青黑色多聲也郭璞云似山鳩呼為鵲鵲音鳩

骨朝音朝草曰鵲鵲尾短黃色多聲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

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

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

食桑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此章比自比

與自興下泉則就以比辭起興蓋有兩例士猶可

後凡言比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

侵

事被棄在道
而怨悔甚

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耳。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曰：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換。婦人惟以貞信為節。○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專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其辭意抑揚重於女而輕於男，非謂男有可恥之理而無所妨。玩詩文猶之一字意，亦可見讀者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

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何與專一之信而

此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惟，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孔氏曰：以惟障車之謂童。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徂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慶源輔氏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也。差耳。道不悔其初之或失哉。雖云曲不在已，殊不知婦首稱曰：氓，繼而曰：子，或鄙之，或親之，或責之。此所以為怨婦之辭歟。

○二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

寐音妹 朝叶直 陸許意反

豪

事被棄在道
而怨悔甚

豪反

詩經卷之三

三十三

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唾其笑

笑叶音燥反

其為丈之过也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其非日所從之非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唾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婦，不知其然，但唾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久，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歟。故但自痛悼而已。

然今之自悼者，字何字哉

岸叶魚戰反

先支

六章思始奔而迫悔之无及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隄則有

泮川四見反

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

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其髮為兩角晏晏

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

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

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

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為婦三

詩四

十四

句解曰 君子之行也
君子思其終 思其終
思其悔也 思其悔也
此後後 此後後

我總角之時與尔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
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按城劉氏曰此章與
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既不
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
思其反復以至於此矣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
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襄公二
十五年
注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慶源輔氏曰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皆悔恨
陷于凶咎者欲心一縱則必不能思其反不然鮮有不
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氓六章章十句

一詩皆出於衛之婦入其文辭次序雖後世
能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
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
哉按成劉氏曰此詩及如谷風皆棄婦所
作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黃隕即淫濁之色也
食貧靡勞即舟楫之苦也至於暴戾即
有比于潰之意也則謂老而使昏以我御窮則
其過今在于毒也然則寔爾新昏可說也則其過
昔在于已今于夫也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
之來堅昔之過悔在已故終不自悔其不念昔者
思其反此詩自悔之深固不得如谷風羅怨
之深也壁音載

箕箒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籜籜長而殺聲也
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

詩經卷之三

十五

支

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於淇水而遠不可至也慶源輔氏曰豈不尔思者言固不能不思也遠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

兄弟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新安胡氏曰以○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嘆其不如也慶源輔氏曰女子有行

難

賦也嗟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瑤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難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

憂

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似栢毛氏曰檜栢兼松身注栢兼松身曰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童

詩經卷之三

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皆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

芄蘭之艾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音淡本草注曰幽州謂之支枝同籀氏曰石經觿也崔駰爾雅名霍音黃支枝同籀氏曰石經觿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

葉

但礼七卷

玦居厄切玉佩如環缺不連

瓠苦侯切子母瓠居所居

○芄蘭之葉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智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甲古物反興也韞決也以象骨為之者音右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音開與體鄭氏曰香也音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常為之用以音也香也音也即大射所謂朱極指無名指也儀禮大射小射正取決與替設決朱利放弦也三者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

詩經卷之三

我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慶源輔氏曰墻有公幼而杜豫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言其所以故先生直斷以為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此闕疑之義若必為刺衛惠公則便至有依託鑿空之失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賦也葦蕪蒨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

與祖為體東陽許氏曰孫為王父只母出與廟絕不可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華谷張氏曰跋舉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華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孔氏曰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開公二年狄入之戴公始渡河而南遷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文公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未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非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芄

陽

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
而至言遠也華谷嚴氏曰刀船古字通用慶源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者得之矣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唐陵羅氏曰六人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木

人也泉水之文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

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

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

焉故也慶源輔氏曰范氏為襄公處者得其所謂止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

方之與子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固與廟絕而

日宗廟之中不無恩揆也為襄公者固與廟絕而

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于宗廟則內外不失

乎承重之義蓋其孝養于慈母則內不失

乎愛親之仁正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

母之可以返國乎曰母之雖全而無憾矣然則

子之可以未嘗不可私也歲時問安而

使交錯于道路而可以無愧而母之心則亦

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則亦

可以少慰矣

竭丘列反

安富未反為于兩反

詩經卷之三

九

伯兮 伯兮今邦之桀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 劫武貌桀才過人也 受長丈二而無刃 〇婦人以夫父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 慶源輔氏曰先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而後方言執殳而為王前驅則是惜其用之不得其也

容 〇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豈無膏沐誰適為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

傳

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 〇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 傳曰女為說已容 慶源輔氏曰此其真知已者死女為悅已者容也 〇慶源輔氏曰此其真情也 〇東萊呂氏曰膏所以沐頭曾遺展喜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曾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〇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浙米汁澣洗面

疾 〇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其心首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 〇冀其將雨而杲然日

詩經卷之三

國風二

四

隊代

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其心於首疾也慶源輔氏曰異其歸復不歸則其憂思為尤甚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

痲

痲呼內文
賦也諛忘也諛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本草注鹿葱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背北堂也氏
生男也蓋草味其令人好歡樂忘憂背北堂也氏
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謂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背痲病名
○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朱

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痲而不辭耳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

遣戍役 少雅 叔
勞歸士 少雅 車

不啻在邑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
 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
 人情不出乎此也慶源輔氏曰范氏之說誠
 義則知謹重於用兵矣至於所謂治世之詩
 則述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
 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
 聖人錄詩之意三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
 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
 有書師還者獨于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
 返也然采薇之師殆年而歸華山之師三年
 而至於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
 怨對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此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
無妻之人也○本草曰狐鼻尖尾大善為妖魅

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
 妃配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
 行而憂其無裳也蓋山謝氏曰見鰥夫無人縫裳
 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信風人之指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

帶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
可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

所以禦寒者

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求以為

好也

比也木瓜樹音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本草曰木生于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柑曰瓜有瓜瓠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王之美者琚佩玉名以貫纘羅氏曰琚處佩之中所

好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求以為好也

比也瑶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求以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說文曰玖王黑色○孔氏曰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王者是玖

非全
王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
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
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
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
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慶源輔氏曰：此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定宇陳氏曰：此說大槩為淫詩言耳。鄭柏舟定之方中，洪與詩篇不在此限。

詩經大全三卷

終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四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孔氏曰：漢志云：周封圻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濶千里，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也。
漸將燕冀州之南也。孔氏曰：漸冀南境也。周室之初，文
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
時會諸侯之所，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
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

太華即華山也
外方即嵩高也

東都城西距
太華東至
於外方故云
之間

王義曰維邑即王城也平王以奔于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為西周也

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內是也
公又營成周今洛陽是也
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之宗已洛邑謂之
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
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以
朝諸侯宅上中以遊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
鎬京定都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
勢之所在而有得於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
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大
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驪山下地名亦水
名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
平徙居東都王城孔子曰鎬京為西周王城而
遷成周自是又謂王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
城為西周為東周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
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

真 心 葉 本三十三

知我者但曰我心有憂而憂在子周也

彼字指宗廟也

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諸侯也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能被天下與
推乃士大夫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下之人
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
而東之則其音少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
周而言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
尊之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

天叶鉄因反此字指宗廟宮室居為承乘而言我同感之天其罪之可

日穀之初

未之有也
靡之之意
之苗動有搖
之意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
華谷氏曰黍似粟而非粟有二種米粘者為秫
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本草注曰黍有數種
種又有丹黑黑黍謂之秬丹黍皮赤米黃離
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稭音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
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孔氏曰楚威
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搖悠悠遠貌蒼天者據
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太夫行役至于
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
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
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莫時人莫識已意鄭氏曰
番而不去○慶源輔氏曰人憂則行自遲而心無
所定國家顛覆在臣子固不能無憂此詩人憂之

得其正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慟所以此者何人哉蓋令口苦苗其
辭不欲措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
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

陸於結反叶於悉反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毛氏曰中心如醉醉以憂也

醉則憂乃改穗下垂為粃

穗音遂

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咽喉閉塞
之貌言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憂深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
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
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
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
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

此如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
則詩人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久而不忘者天
之無定也情得其正則自然矣久而不忘者天
之無定也情得其正則自然矣
中國之大耻東周臣子之沒於夷狄天地之大變
而宗廟而蓋為禾黍聞者當流涕矣文武成康
者一行去天悠悠而不知我知能為閔周之時
此詩也亦有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之聞
命者惟曰王之不足於外吾已矣所以訓戒晉文
侯者惟曰王之不足於外吾已矣所以訓戒晉文
也夫○安○成○劉○氏○曰○亦○并○詩○曰○跋○跋○周○道○鞠
為○茂○草○我○心○憂○傷○惻○惻○不○待○於○夫○若○此○詩○道○意
然○則○黍○離○之○感○既○有○不○待○於○夫○若○此○詩○道○意
有○所○歸○天○之○先○王○而○今○乃○鞠○為○禾○黍○非○何○而
宗○廟○所○以○先○王○而○今○乃○鞠○為○禾○黍○非○何○而
瞻○安○得○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
不○怨○雖○然○憂○之○怨○也○周○之○王○業○公○劉○開
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曰

於西岐文王光武
王成就王之於地其民則先王之民也
地則先王之土當以死守之而先王之民也
為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先王之民也
謂不君矣行役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柰
見之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王法血嘗瞻之無可柰
侯整師而轉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就
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
既皆王之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及左
公之遺烈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
王室苟有軍王中與之威靈亦皆足以及左
即吾之甲兵侯國之財賦即吾人之財賦也而
王自棄之忍耻頹墜委靡豈特王之罪亦詳臣
其偷安周轍之類
不西有由矣夫

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

賦也君子婦人且其夫之辭鑿墻而棲曰時日夕
則羊先歸而牛次之而早歸常先於牛也 ○木
夫夕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
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埘矣且
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蹄產出入尚有早
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
而不思也哉慶源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
知其期則不知其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
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弗思觀物
與思雖欲自己而有所不能也

詩經卷之五 五 括反叶戶芳反

佑曰居及
上先手而後
牛鈕其序之
先後也此先手
後手順也
之不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
祭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餓

渴

巨列又

叶百步又

賦也佻會祭杙也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
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
庶幾其免於饑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慶源輔氏曰可以日月計則思有節知其會期則
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
有佻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
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
情益甚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蓋山謝氏曰雨雪霏霏也
遣成役而願言歸期也

六數
祀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卉木樓也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西莊之使
寧幾何時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德惟恐
千里勞之曰我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惟恐
非所以體群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恕發而
為序情則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
十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
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簧音黃

房音芳

樂音洛也音止且子餘又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董氏曰陽也者氣充
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值於匏中而竅其
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
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二簧或十九簧竽十
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朱子曰房只是人出入
如古人於房前有壁后

无壁所以通内。庐陵李氏曰：堂屋次棟之架曰楣，以比為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只且助語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慶源輔氏曰：謂婦人所作者，蓋兩篇之首皆以君子為言，而又相聯屬，此固不害於義。然亦安知其非偶然而然也？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為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蓋欲仍舊也。孔氏曰：君子之位，時世衰亂，且相與樂此。手招我從房中，樂官之位，時世衰亂，且相與樂此。而巳。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新安胡氏曰：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有不行為貧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相招為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計深矣。雖非聖賢之正，然此於不量其力，貪利以沒身老，豈不賢哉？

○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教其樂只

且

且子餘友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翽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教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舞位蓋所舞之地而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

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

寧信陽縣屬汝懷思曷何也○平王以中國近楚

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成者怨思作此

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懷源輔氏曰彼

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

其室家以往耳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

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

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懷源輔氏曰彼

一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懷源輔氏曰彼

為水弱不流則又似此懷源輔氏曰彼

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能徵發者特取之

傳特指其例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

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

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

許也孔氏曰言甫與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

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虞備
莫許

興慶
禮託
緇衣

自武王城殷以至
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詩經卷之四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
可以為箭者是也孔氏曰陸幾云蒲柳有兩種皮
日太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為箭餘故宣公
十二年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華谷嚴氏曰
見陳澤波蒲柳見陳東門之陽許國名亦姜姓
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潁昌府許昌縣即今
河南開封府許州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大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
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
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
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
仇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

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安成劉氏曰申侯
日君子信謀又日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日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皆為怨父之詞吾意平
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仇者
皆自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
逆理之罪吾于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
其傳與有責焉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
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
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遠之民供
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
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
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
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
程子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
主獨思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

詩經卷之四

寒

屋

怨宜也况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心○
 三山李氏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
 則如揚之水遺戍則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
 其不以此也哉慶源輔氏曰忘親逆理以賊
 之勞役此難矣所以怨思也欲其悉力致死
 以報其上所以謂之也此正平王之詩可
 見先王之所以然後春秋作其不以也此
 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也此正平之
 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按王都而下多春秋
 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也此正
 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都者所以為國
 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為國
 風者平王自為之也辛王亡國于夷禽獸
 迹熄而孔子作春秋而王都者所以為國
 上兩節觀之則王迹所以熄雅所以衰儒微
 秋所以致作者皆平王忘親逆理而衰儒微
 也歟

推叶雷反嘆呼但反

此匹推反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有女此離嘒其嘆矣

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嘆叶用反

興也推離音也葉似推凡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
 今益母草也雞冠其子三稜一名益母節節生花如
 草荒蔚正生海濱地澤其性宜温
 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
 其悲歎之詞也

○中谷有推嘆其脩矣有女此離條其歎

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詩經卷之六

興也脩長也宋嘉陳氏曰長或曰乾也如脯之謂
 脩也條條然歎貌歎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
 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淑古語
 詞曰如何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
 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
 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
 之不淑而無怨對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推暝其濕矣有女此離歔其泣
 矣歔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暝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
 曰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凶年之淺深也○項
 溪劉氏曰乾者已暝脩者又暝濕者亦暝其為
 早勢可勝言哉旱愈甚則此離之愁歎愈甚矣
 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未如之何窮之甚也
 眉山蘇氏曰嗟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歔者怨之深
 也泣則勞之甚也○慶源輔氏曰嗟則悲而深
 敵則悲而恨焉泣則悲而至於傷矣方其歎且恨
 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對過
 甚之詞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
 何嗟及矣而已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
 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中谷有推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
 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
 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

感有德曰史
世史
注云世史
匹婦有
不得
天於上則
善不備而
亦無
成厥功也

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
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
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
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慶源輔
氏之說其得讀詩之旨使讀詩者能如此則
詩之為教於人大矣晉山謝氏曰凶年飢
歲上而王命有司行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
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慈遷化
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此
詩三章始嘆其乾中聯其情終聯其温言物
之嘆一節急一節始嘆其深一節始曰遇人之
艱難憐其窮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
凶刺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人之大倫也離別
嗟亦死及也又曰夫婦人之大倫也離別而
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
哀矜惻憫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於
命必以婦也世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

三綱之變以此存心
則綽然有餘裕矣

改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

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訛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羅網尚
猶懼憂也尚度幾也安成劉氏曰二吡動也○周
室衰微諸侯皆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
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
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
直受禍也陳萊呂氏曰此因所見為比也兔之大

狡也
也猶也
疾也捷也

詩經

國風

卷

皆反者恣睢自如而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

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

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

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免爰興無為以雉離興

百雉也酒溪劉氏曰有兔爰也詩後而无虞也者

不得此我生之後百憂之人也雉離于羅求死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尚無造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比也學復車也可以掩免孔氏曰釋罝云罝謂之

也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造亦為也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尚無庸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罝罝也即罝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

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繇繇曷曷在河之許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絲絲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許。○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絲絲葛藟則在河之漘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已父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絲絲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

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興也。水涯曰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記而不志他，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氏曰：莫我有言見之，若無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興也。夷上洒音澀，猶下曰澹澹之為言，脣也。爾雅曰：澹澹，水澹澹也。○東陽詩：氏昆，岸上平坦而下水深為脣，發聲。○東陽詩：氏昆，兄也。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莫

脣

支

彼采芣兮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芣所以為締結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兮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狄也白葉莖簾科生有香氣祭則炳以報氣故采之茹有香氣故祭祀以指蕪之也

○彼采艾兮 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艾蒿屬爾雅曰一名水乾之可炙故采之不止三秋也

采芣三章章三句

慶源輔氏曰采芣采蕭采艾情流而不止如此則為淫奔之辭者宜哉

大車檻檻 毳衣如茨 豈不爾思 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

之服四命與子男同服也茨蘆之始生也毳衣

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茨

宗彞為首蓋畫虎雉虎雉淺毛故謂毳也

右○安成劉氏曰毳衣所畫者三章宗彞也藻也

詩五大全 卷四十五

粉米也裳所綉者二章黼也黻也所畫所綉爾淫
 皆備五色所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者也
 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
 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
 而歌之如此眉山蘇氏曰其政之有道民聞其車
 刑之而然而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
 也東萊曰此詩而能止其奔未嘗其心與
 源輔氏曰漢廣之遊女僅勝於東遊之人見而已○東
 可求野有死麕之女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
 待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大亦
 矣可知

○大車噶噶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予不

奔

賦也噶噶重遲之貌璫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孔
 賦也噶噶重遲之貌璫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日噶噶行之貌為重遲上言行有聲此言行之
 貌互相見也毳衣裳績綉皆五色青者如菘赤者
 其一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

賦也穀生穴壤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
 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
 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

麻

詩經大雅 國風四卷

十六

如皦日約誓之辭也慶源補氏曰世變雖下而大賢也已始則不敢奔而巳終則知其雖殺身不得遂其志則其刑政之効亦非無常者之所能及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穿其已言刑政矣ト云

施遊後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本草曰一名花勃勃者麻子味甘平無毒園圃所蒔今人作布及履用之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

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

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

致詩李里反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經大雅

國風四卷

七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可以怨則詩人固無怨懟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為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藉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莊音滑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鄭氏公取虢檜驕蔽補丹依疇歷華十邑乃徒其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秦有馬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即今陝西西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

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

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

賦也緇黑色

周禮考工記曰三入為緇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

服皮弁不

朝服也

館舍

鄭氏曰卿士所朝之館如外有諸廬也

外路

考工記曰卿士之館如外有諸廬也

朝堂

諸曹治事之處

粢粟之精鑿

音者為東陽橋許氏曰粟一石春為八斗為鑿

○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

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
 將為字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
 粲言好之無也慶源輔氏曰緇衣之宜於此美
 為分欲其服之常新也武公之德稱其服也
 形於歌詠也既欲其服之常新又欲粟之常繼發乎情
 程子曰好賢如此則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為至也
 華陽范氏曰適子之意當就敝子還予是為至也
 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造叶在早反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
 今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
還叶于凡反
 今還予授子之粲兮
席叶祥祥篇反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
 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東萊呂氏曰孔叢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所謂賢即為武公父子也
華陽范氏曰桓
公武公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子好之愈久
而愈不厭

將七羊反
 折之舌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籠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慶源輔氏曰此雖為淫奔之詩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安成劉氏曰此女猶能知此畏憚故其託辭如此鄭風之中亦所罕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墻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朝如名切
作庸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

疆朝可為車厚也雜也

將仲子二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三章皆有所亦庶幾元止乎禮義者有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于田取禽也取禽於田曰田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知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久耳叔段豈其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

洵美且好

賦也冬獵曰狩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野叶上與反

馬叶蒲補反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
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龜山楊氏曰仁且
之所悅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
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衆何也蓋先王之迹微而
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
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及公善惡則其所譽而
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
段不義而爲衆所悅者亦以衰俗之好惡毀譽不當
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武者
亦若此而已是以觀之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武者
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廬陵彭氏曰玩味此詩宛
意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間里少年朋徒追逐
而極口誇美之
也次篇放此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駮如舞叔在
藪火烈且舉禮褐暴虎馘于公所將叔無

狂戒其傷女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車軛外兩馬曰駮如舞謂諧
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
也○雙峯饒氏曰如舞皆言御之善也
者節奏謂御中節如舞皆言御之善也
馬是以轡則柔順也藪澤也廬陵羅氏曰水鍾曰
組駮則諧和如舞也藪澤也廬陵羅氏曰水鍾曰
日韓詩云禽火焚而射也藪澤也廬陵羅氏曰水鍾曰
獸居之日藪火焚而射也藪澤也廬陵羅氏曰水鍾曰

張先切
明子無歸
引山七
古後卷七

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
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烈熾盛貌具俱也檀揚
馬則四時之田皆然也禮陽脫衣見暴空手搏獸
肉袒也體曰肉袒孫炎云禮去禡衣孔氏曰公與
也冤齋黃氏曰暴徒搏公莊公也之俱田也與
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
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首四句所謂才
也次四句所謂勇也末二句則國人愛之之詞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駮鴈行叔

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

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
也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鄭氏曰上駕言
雁行者駮少次服後如雁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
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廬陵羅氏曰補傳云磬
控制舍捨音致也○廬陵羅氏曰縱覆彌廬陵羅
不逸弓消也廣韻弓曰送孔氏曰能控能縱又送
注云彌彌弓彈彈弓曰送是叔之善射御也慶源輔
氏曰章末四句美叔之才藝也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駮如手叔

鳥音好可補苟反
慢半黃半反
平虛肝反

詩經卷之九
國風四卷
十一

驥 十百里
馳 雜色

在數火烈且驛叔馬慢忘叔發罕忘抑釋

抑忘抑忘

抑音水 絕初亮及子許姑弘友

賦也驪白雜毛曰鴉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

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後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

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棚矢箭蓋

春秋傳作冰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

蓋杜預云積丸是箭箭○筆谷嚴氏曰用矢則

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棚以覆箭

弓囊也與鞬同孔氏曰管仲謂發子言其田事將

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鄭氏曰田事且畢則馬行亦

喜其無傷之詞也叔田獵射御之善而喜其異事

無傷皆所謂多才
好勇而得衆者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

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

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

矣承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

揚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

者飲酒服馬之傳也惟習到此而又不誰何也

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又不誰何也

政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才力則

甚武如是而甚不仁夫惟不仁所以欲於

而奪其位也而國人心不古顛倒是非混淆黑

公哉政教不明其可嘆者矣

白固有不勝其可嘆者矣

彭叶音即反

詩經大序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

翺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而朱染之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翺翺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孔氏曰文公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清邑之兵於河上禦之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

音萌可補圖文

叶於良反

逍遙

道音消遙音搖

○清人在消駟介麇麇二矛重喬河上乎

之義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徐嘉鄭氏曰夫擁大眾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必潰散耳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麇麇武貌矛之上句音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

好叶許侯反

軸叶音冒

陶叶徒侯反

抽叶勅救反

好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應不甚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相遠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軍之中即高克也孔氏曰此謂將所乘車而中人御持矛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九
三
三章三章
首章三章
比章三章
德之貞

事見春秋按成劉氏曰○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

曰章強注云

之理而不可奪鄭氏曰謂守死善道見危受命之
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華谷氏曰命者天所賦予
而不變○慶源輔氏曰舍命不渝所包者闕命有
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
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
集傳止以理言之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
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

直力

賦也飾緣去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
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
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曰章強注云

○羔裘晏兮二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

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程子曰若
制之類蓋衣服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素絲五紵

羔裘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能舍

直末乃以為邦之彥而結之然則為臣之道
主於正侃侃為常至於柔行巽入委曲以就
便間侃侃為常至於柔行巽入委曲以就
事亦固有時而當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
已○禮記朱氏曰舍命不渝則必不激俸而
苟得而於守身之道矣邦之司直則必不
諛悅而求容而忠直以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
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
數也

詩經

國風

卷

第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袿兮無我惡兮不寔

故也

賦也 遵循摻擊與攬同 袿袿 袿是袿之末俱是衣
袖寔速故舊也 ○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摻
其袿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
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袿之句亦男女相
悅之詞也 衛溱洧之間群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
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袿以贈游女也集傳援
攬衣袖欲與同歸折芳謂詩以贈遠其所以用當
此為證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
得詩人之本旨彼為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為女語

男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

寔好也

賦也 醜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為醜而棄之也好情
好也 慶源輔氏曰無我惡兮不寔故也猶假義以
責之至於無我醜兮不寔好也則真情見而
哀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

詩四

繳之若... 繳之若... 繳之若...

將翔將翔弋是與鴈

賦也昧晦且明也昧且天欲旦晦明未辨之際也
東萊呂氏曰列子云將旦明星啟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灼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鷄鳴以警其夫而士曰若星則子可
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或取鳧雁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冥眈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

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加中聲也史記所謂以弱考微繳加諸鳧雁之上是也
楚人好以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史記謂矢加諸鳧雁之上宜和其所宜也
內則云牛宜於室宜於室宜於室
御行之日也
饋婦人之戢故婦謂其失既得鳧雁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静而和好樂而不淫可見矣

○射者男子之事而中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詩經

國風

卷之八

知子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脩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纁反之別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觸音燧箴與針管凡可佩者皆是也建安熊氏曰婦人左佩佩箴管線纁大鴈木遂之屬備尊者使令也觸右解結狀如維以象骨為之遂取火箴貯以管

送順愛問道也

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直單等謂之問○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

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慶源輔氏曰一意清之不能自已也夫勤勞以成業和樂以宜家此婦之賢德然情猶未已也故無所愛於服飾之玩而欲其君子之親賢以輔成其德是又加於人一等矣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宋子曰此詩意思甚好

足蹈者○慶源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耽於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華叶芳無反

有女同車類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取瞬之義
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
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嘆之曰彼美色之
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有女同行類如窈窕將翔將翔佩玉將

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王氏曰於暖晤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
其類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
德音類也○世衰道降徇情
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扶胥二音小木也荷華芙渠也
美觀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
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
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花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
此狂人何哉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二餘尺。龍，龍能屈著土處，便有痕如龍也。龍，一名馬蓼。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也。藹音縹。子充，猶子都也。不見於書，疑亦以美狡童。狡，猶之小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擇兮擇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擇也。若友。

女音汝。

倡音友。

和音呼友。

叶產久。

擇子

興也。擇，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擇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子，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擇兮擇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漂也。遊友。

要於遊友。

○擇兮擇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將成汝之志，視前章所謂和益急矣。

擇兮二章章四句。

大

風四卷

廿二

男子

餐七升及叶七宣反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

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秦中反

女子語其

此為女欲所起者思我而自語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且子餘反

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譎之之詞

有叶下也反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士狂童之狂也且

士叶鉏里反

詩經

賦也洧亦鄭水名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潁州未娶者之稱

寒裳二章童五句慶源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寒裳之詩則其終

欲而賊理也甚矣

子之丰兮侯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容容反叶芳用反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侯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侯我乎寔兮悔予不將兮

侯音心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聚衣裳錦聚裳叔兮伯兮駕予與

叔伯

行

賦也聚禪冊也鄭氏曰蓋以禪殺為之中衣裳用

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

歸

○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如薈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挺音者孔氏曰除

云町如薈茅蒐也一名西反倉甸可以染絳本草曰

血葉似棗葉頭尖下闊莖葉俱澁四五坡音者曰

阪而可種者曰阪不平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

之上可種者曰阪不平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

思而未得見之詞也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

即 田力子ハフク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震源補氏曰思之切而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妻子西反

此音皆叶居姜反

アイ又

コニ十一

一各ラカ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鷄鳴之聲風雨晦冥蓋

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

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

瘳

瘳叶音驟
瘳叶憐蕭友

賦也蕭蕭風雨之聲膠膠猶啾啾也
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群雞之聲

喜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

賦也晦昏已止也
喜甚於瘳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知之何而不喜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音余

音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

賦也青青純綠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
色惟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如都人
士狐裘黃黃謂狐色黃耳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
青孤子衣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
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

來

詩至八八
國風
卷
十六

綬組也綬也

賦也青青組綬王禮記王藻注曰所以貫佩之色佩
佩玉也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

兮

賦也挑輕儇聲平跳躍之貌達放恣也慶源輔氏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然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

廷居望友

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與也兄弟婚姻之稱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皆謂婚姻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
夫新婦有兄弟之義夫唱婦隨猶兄弟從所謂宴之辭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廷與誑同○
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信叶斯友

鮮叶先淺反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編古老及止於其反

樂正曰洛負于云友

縞衣綦巾聊樂我貧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文色孔氏曰縞也綦青色之小別也謂青而微白如艾草之色白高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具其室家也

○出其閨閣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

且子餘反

圍音因關音都

荼音徒

曰猶云荆負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羞惠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慶源輔氏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目之所視若可當慕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貧則安分自樂而不狗俗以忘已也犬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可以觀矣

且縞衣茹蕙聊可與娛

賦也。闔曲城也。城嘉陳氏曰。門之外有副闔。闔城臺也。或曰。闔是城上。茶茅華輕白可愛者也。日氏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如風茶。若即若菜也。周頌茶。蓼即委葉也。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德。非彼二。且語助辭。茹蕙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深子曰。此詩却是個講然。此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此詩亦好。潘源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婚而棄。潘字門。唯出其東。則不然。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

揚邂逅相遇與予偕臧

賦而興也。漢漢亦露多貌。滅美也。與子偕滅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

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詩考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蘭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

節中赤高四五尺

陳子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尖長潤有岐

陰小且語辭洵信訏大也芍藥亦香草也三月開

花芳色可愛本草注曰芍藥有二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

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

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

女相與戲謔且以芍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

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

且子餘友

星子 綠葉 尖長

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譖贈之以芍藥

賦而興也洵深貌啟衆也將當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鄭國之土地風俗溱洧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以觀

豈不信然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

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

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

終

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說

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

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

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

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惟者莫如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樂

考曰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之有緇衣羔裘

者曰九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之有緇衣羔裘

文曰鷄鳴出於其東門數篇乃樂中之正也

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无足尚猶幸非也

淫者疑是若二於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

而淫詩今朱子乃以發明故鄭聲之旨不然而亂

而淫詩今朱子乃以發明故鄭聲之旨不然而亂

而淫詩今朱子乃以發明故鄭聲之旨不然而亂

而淫詩今朱子乃以發明故鄭聲之旨不然而亂

而淫詩今朱子乃以發明故鄭聲之旨不然而亂

而淫詩今朱子乃以發明故鄭聲之旨不然而亂

以子

齊陳詩諸篇非无淫声天子何蜀以鄭声為
當放哉

詩經大全四卷終

